

京师周围：康熙帝巡幸畿甸初探

常建华

摘要：《清圣祖实录》共记载出巡畿辅 27 次，标出“巡幸畿甸”的有 19 次。正式记载巡幸畿甸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其标志是皇子随驾，该年是清朝的首个甲子年，正值“一统天下”不久，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首次记载“巡幸畿甸”，也就具有政治象征性。皇子随驾便于皇帝教育皇子，使皇子了解社会，观摩皇父处理政事。不同时期的皇子随驾，也有着不同的意义。最初是太子随驾，突出未来的皇位继承者，接着增加了年长的皇子，再后又增加了较为年幼的皇子。巡幸畿甸还有着充实的内容，即治理海河水系洪水泛滥问题，筑造了众多堤坝，有效减轻了水患。围猎与娱乐结合的水上行围，也是巡幸畿甸的重要内容。巡幸畿甸意在表达清朝勤政爱民、重视农业、关心民生的政治特色，塑造了康熙帝忧国忧民的光辉形象。

关键词：康熙帝；巡幸畿甸；康熙皇子；治理永定河；水围；赵弘燮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12-0143-16

作者简介：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 300071）

畿甸或称畿辅，指京师周围一带地区，在清代狭义指顺天府，广义为直隶省的别称。康熙帝从二十三年（1684）正式巡幸畿甸，直至临终之年，频繁进行。巡幸畿辅是康熙帝多种巡幸活动的一种，然而尚未引起清史研究者的重视^①。笔者试加论述，以就教于学界。

一、康熙帝巡幸畿甸概述

康熙帝巡幸畿甸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1. 康熙二十年代的巡幸畿甸

康熙帝喜欢行围，有时行围之后便进行巡视。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二十六日南苑行围，之后便继续巡视。沿途驻跸里二泗、香河县王家摆村南、武清县杨村北、武清县议沽港北、东安县葛渔城南、信安镇、霸州城东南，九月初九日至雄县，召霸州知州吴鉴、保定县知县李文英，询问巡幸所见霸州田土为水淹没，被灾若何，民生若何？吴鉴回奏：“今年浑河水决，东北三十多里、西南二十多里俱被水淹。”帝又询问：“决口在何处，被灾几分，尔将被灾之处申报巡抚

收稿日期：2014-09-01

① 郭松义先生论述了康熙帝的出巡活动，将康熙二十年至六十一年间的历次巡幸活动列表，其中包括了巡幸畿甸，不过

郭先生并未专门探讨巡幸畿甸问题（参见郭松义主编《清代全史》第 3 卷，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40-47 页）。

白新良先生指出：“畿甸是康熙皇帝了解民情的一个窗口，亦是其推广一些政策的试点。”（《康熙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00 页。）

几次。”吴鉴奏曰：“决口在南孟地方，被灾十分，九月曾报巡抚一次。”康熙帝指示：“堤若不修，民生必不得安。着速为修治。”接着询问了李文英保定县的受灾情况，并告诫：“知州知县最为亲民之官，必忠勤守法，爱惜百姓，方为称职。若肆其贪残，贻害地方，国家自有定法也。”^①康熙帝提出了修堤防止浑河水决的措施，此后康熙帝主持治理浑河，多次视察堤防。十一日驻跸任邱县大务里北，直隶巡抚于成龙诣行宫请安，帝密询百姓生业、地方事宜，赐以御衣。十三日回銮，驻跸雄县南，途经霸州城东南、永清县南哥驿村东、南苑驻跸，十七日回宫。翌日，御门听政毕，康熙帝对大学士讲述了巡行霸州、天津所见漕艘挽运甚苦，漕务稽缓，要求酌量赠给向来所裁运丁工食等项。鉴于霸州田土被浑河冲决淹没，命豁免百姓钱粮。大学士李蔚等说：“皇上巡幸畿甸，访民疾苦，百姓皆得沾恩，古帝王省耕省敛，无逾于此，臣等不胜欣戴。”^②大学士将这次康熙帝的出巡，定义为古代帝王追求的治国形式“巡幸畿甸”，想必会引起皇帝的进一步重视。

虽然二十年皇帝对畿甸进行了巡幸，但却附在了南苑行围之后。《清圣祖实录》正式记载巡幸畿甸始于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上巡幸畿甸，命皇太子允礽随驾，是日启行，驻跸南苑。”^③这次记载其实反映出了“巡幸畿甸”的重要内容，即带皇子观政，因此“巡幸畿甸”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仪式。或许《清圣祖实录》之所以没有将二十年的出巡定义为“巡幸畿甸”，原因即在于没有皇子随驾。这次巡幸畿甸的第一站是南苑，以后基本上如此。此后途经南哥驿、霸州南关、雄县南十里铺、段村北、赵北口、苑家口、信安镇、范瓮口、洛发村驻跸，三十日回驻南苑。三月初二日回宫，诣太皇太后问安。

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再次巡幸畿甸，命皇太子允礽随驾。是日启行，仍驻跸南苑。接着驻跸蠡县、霸州、雄县十里铺，二十日，康熙帝谕大学士明珠：“朕夙兴夜寐，勤求治理，无非欲使小民遂其生计。故每次巡幸必带科道官，或有不肖之人强行买卖、扰害百姓者，令其稽察。此番因在近畿未经带来，着尔衙门学士不时严行稽察参奏。”^④防止巡幸随行人员骚扰百姓。接着途径霸州苑家口、永清县信安镇、武清县王庆坨、永清县韩村驻跸，二十九日驻跸南苑，三十日回宫。

二十六年康熙帝南巡行围后巡幸畿甸。十月初四日南苑行围，初八日巡幸畿甸，命皇太子允礽随驾，是日启行，驻跸永清县。接着驻跸霸州、雄县十里铺、赵北口、霸州苑家口南、永清县信安镇、永清县韩村北，十六日回到南苑，十九日回驻畅春园，二十日回宫，诣太皇太后问安。

始于康熙二十三年的巡幸畿甸，如同开始于同年的南巡一样，标志着治国由武力征服到治理社会的转变，康熙二十年代的三次巡幸畿甸，初步形成了这一活动的礼仪制度，核心内容是带领皇太子允礽一起出巡。

2. 康熙三十年代初的巡幸畿甸

三十一年（1692）二月初七——十八日巡幸畿甸，命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允禔、皇三子允祉随驾。

三十二年二月十六日——二十六日巡幸畿甸，这次巡幸的特殊之处，是二十二日自十里铺乘舟往苑家口，中途登河堤览阅堤工，部署了增筑苑家口迤西旧堤事宜。

三十三年二月十二日——三月初三日巡幸畿甸，这次的路线有所改变，主要是视察天津一带。从南苑出发后，途经凤河营、河西务、杨村驻跸，二月十六日驻跸西沽，此后驻跸天津、王

^① 《清圣祖实录》卷 97，康熙二十年九月戊午，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 册，第 1226 页下-1227 页上。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 册，第 752 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 114，康熙二十三年二月癸丑，第 2 册，第 182 页上。又，《清圣祖实录》中标出“巡幸畿甸”者共计 19 次。

^④ 《清圣祖实录》卷 119，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庚戌，第 2 册，第 254 页下。

庆陀、信安镇、苑家口、赵北口、段村、赵北口、苑家口，二十日驻跸蔡家营，三月初一日驻跸李贤村，初二日驻跸南苑，初三日回宫。

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二十五日，再次巡幸畿甸阅视河堤。

从三十一年到三十三年连续四次巡幸畿甸，除了率领太子之外，还曾率领皇长子允禔、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等，但人员不固定，随带的都是年龄最大的几位皇子。

3.三十年代中后期的巡视治水

三十四年（1695）五月十一日——二十七日巡视新河及海口运道，命皇长子允禔、皇三子允祉随驾。康熙三十五、三十六年因征剿噶尔丹，两年没有巡幸畿甸，三十七年开始恢复。四月二十九日巡幸漕河，阅视要儿渡等堤岸。命皇长子多罗直郡王允禔、皇三子多罗诚郡王允祉随驾，启行日御舟泊通州崔家楼。五月初一日，康熙帝登陆，巡视武清县堤岸。帝至合河站登舟，是日御舟泊武清县红庙埂子。此后御舟泊武清县黄家庄、天津土城、沧州格沽。初五日自沧州大沽营至海口新建海神庙，御舟泊沧州邓山沽。又经过武清县杨家庄、武清县杨村、武清县打鱼庄、通州崔家楼，初十日回宫。

三十八年十月初十日——十四日、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二月十八日两次巡视永定河堤。

4.四十年代的巡幸畿甸与视察治水

四十年（1701）二月初一日，巡幸畿甸，命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多罗直郡王允禔、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禛、皇十三子胤祥随驾，初四日阅视永定河至清凉寺决口。自霸州苑家口登舟，是日舟泊保定县芦屯，途经任邱县赵北口、新安县郭里口、新安县段村、任邱县圈头村、赵北口、霸州苏家桥泊舟。十五日御舟泊霸州唐二堡。十六日阅子牙河，御舟泊关夫楼。十七日御舟泊武清县王庆陀。十八日阅柳岔口，登新筑堤，御舟泊武清县罗米店。十九日御舟泊武清县河西务。此后御舟泊通州郭县、通州。二十二日回宫。

四月二十日——二十七日巡视永定河。自畅春园启行，途中阅竹络坝河道，又阅新修石堤、竹络坝迤东河道大湾。

四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初一日康熙帝阅永定河，二十六日临阅了齐苏勒等所勘薛家庄拟筑减水坝之处。

四十五年二月初四日——二十五日巡幸畿甸。途中自雄县孟良营登舟，至西关停泊。沿途御舟泊雄县南关、任邱县赵北口、新安县郭李口、新安县段村、新安县泉头、赵北口、张新口，泊霸州崔家庄，往阅静海县东子牙河堤。

四十七年二月十七日——三月初九日巡幸畿甸。至霸州苑家口登舟，御舟泊任邱县赵北口、新安县郭里口、新安县段村、新安县泉头村、任邱县赵北口、霸州苑家口地方，自苑家口登陆。

四十八年二月初八日——二十七日巡幸畿甸，水上路线与前一年基本相同。

巡幸畿甸所带皇子，恢复了皇太子允礽，而没有了皇三子允祉，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禛、皇十三子胤祥多次随行，特别是在四十年代后期，也出现了皇八子多罗贝勒允禩、皇九子允禟、皇十四子允禩、皇十五子允禩、皇十六子允禩、皇十八子允禩诸子。

5.康熙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的巡幸畿甸

五十年（1711）正月二十四日——二月十三日巡视通州河堤，驻跸鹅坊，途中驻跸瑚琳店、王奚营，苑家口登舟，泊保定县。接着御舟泊赵北口、郭里口、泊段村、圈头、赵北口、苑家口，登陆驻跸西镇，张家营，自和韶屯乘舟，往阅匡儿港减水坝，回驻和韶屯，自和韶屯乘舟阅河，至河西务登岸。

除了这次专门视察治水外，从五十一年起到六十一年，大致连续九次巡幸畿甸。

五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二月二十七日巡幸畿甸，自霸州苑家口登舟，泊张清口，雄县河口、赵北口、郭里口、段村、圈头村、赵北口、苑家口，自苑家口登陆。

五十二年二月七日——二十七日巡幸畿甸，驻跸稻田地方、马家庄、内渠地方、南沙口，登舟泊赵北口、郭里口、段村、圈头村、赵北口，自赵北口陆行。驻跸苑家口，驻跸南八里庄、北寺堡地方、李家渠地方。

五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二月十五日巡幸畿甸，与上一年度路程大体一致。

五十四年二月四日——二十八日巡幸畿甸，至河西务阅新挑河堤岸所筑拦水坝、挑水坝、鸡嘴坝。

五十五年二月十八日——三月九日、五十六年二月初一日——十八日两次巡幸畿甸，都是至赵北口登舟，泊赵北口、郭里口、段村、圈头村、赵北口、苑家口，自苑家口登陆。

五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十七日、五十九年二月初七日——二十四日两次巡幸畿甸，舟行是泊赵北口、郭里口、段村、圈头村，自赵北口登陆。

六十一年（1722）正月二十二日——二月二十一日巡幸畿甸。自畅春园启行，驻跸南苑、南红门、鹅坊、赵新庄、弘恩寺地方、镇安桥、新县城、新盖房，至赵北口登舟，泊郭里口、段村、圈头村，登陆驻跸赵北口、白沟河地方、楼桑铺、弘恩寺地方、拱极城，驻跸南苑，回驻畅春园。

二、巡幸畿甸中的皇子随驾问题

《清圣祖实录》从康熙二十三年开始记载的“巡幸畿甸”，重要的标志是要有皇子随驾。虽然《清圣祖实录》有时记载出巡畿辅没有“巡幸畿甸”的字样，如有皇子随驾，我们仍然视为巡幸畿甸。如无皇子随驾，虽然出巡了畿辅，我们则不将其统计在内^①。皇子随驾是巡幸畿甸仪式的必备形式，不同时期随驾皇子有较大变化，具有某种象征意义，隐含着一些历史信息。为了便于了解随驾皇子的变化，我们依据《清圣祖实录》的记载，列出下面的表格：

康熙帝巡幸畿甸一览

序号	出巡日期	随驾皇子	巡幸内容
1	23 年 2 月 17 日——3 月 2 日	皇太子允礽	巡幸霸州等处
2	24 年 2 月 15 日——30 日	皇太子允礽	巡幸畿甸
3	26 年 10 月 8 日——19 日	皇太子允礽	巡幸畿甸
4	31 年 2 月 7 日——18 日	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允禔、皇三子允祉	巡幸畿甸
5	32 年 2 月 16 日——26 日	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允禔、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皇八子允禩	巡幸畿甸
6	33 年 2 月 12 日——3 月 3 日	皇太子允礽、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	巡幸畿甸
7	33 年 5 月 20 日——25 日	皇长子允禔、皇三子允祉	巡幸畿甸 阅视河堤
8	34 年 5 月 11 日——27 日	皇长子允禔、皇三子允祉	巡视新河及海口 运道
9	37 年 4 月 29 日——5 月 10 日	皇长子多罗直郡王允禔、皇三子多罗诚郡王允祉	巡幸漕河，阅视要 儿渡等堤岸

^① 如康熙二十年（1681）八九月之际出巡畿辅即是如此，故未统计在内。《清史稿》卷 6 《圣祖本纪一》记载这次出巡为“巡幸畿甸”（中华标点本第 2 册，第 207 页）或许是未认识到“巡幸畿甸”与皇子随驾关联的重要性。《清史稿·圣祖本纪》中标出“巡幸畿甸”者，共计 15 次。又，康熙三十一年（1692）四月康熙帝曾有过一天“巡视畿甸田禾”，不是正式的巡幸，未计算在内。见《清圣祖实录》卷 155，康熙三十一年四月甲午，第 2 册，第 709 页下。

续表

序号	出巡日期	随驾皇子	巡幸内容
10	38年10月10日——14日	皇长子多罗直郡王允禔、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禛、皇十三子胤祥	巡视永定河堤
11	39年1月29日——2月18日	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禛、皇七子多罗贝勒允祐、皇十三子胤祥	巡视永定河堤
12	40年2月1日——22日	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多罗直郡王允禔、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禛、皇十三子胤祥	巡幸畿甸
13	40年4月20日——27日	皇太子允礽、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禛、皇十三子胤祥	巡视永定河
14	43年10月24日——11月1日	皇太子允礽、皇十三子胤祥	阅永定河
15	45年2月4日——25日	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多罗直郡王允禔、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禛、皇九子允禟、皇十三子胤祥	巡幸畿甸
16	47年2月17日——3月9日	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多罗直郡王允禔、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五子允禩、皇十六子允祿、皇十八子允禟	巡幸畿甸
17	48年2月8日——27日	皇太子允礽、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禛、皇七子多罗贝勒允祐、皇八子多罗贝勒允禩、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允禴、皇十五子允禩、皇十六子允祿	巡幸畿甸
18	50年1月24日——2月13日	皇太子允礽、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皇五子和硕恒亲王允祺、皇八子多罗贝勒允禩、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禴、皇十五子允禩、皇十六子允祿	巡视通州河堤
19	51年1月29日——2月27日	皇太子允礽、皇三子和硕诚亲王允祉、皇九子固山贝子允禟、皇十子多罗敦郡王允禩、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禴、皇十五子允禩、皇十六子允祿	巡幸畿甸
20	52年2月7日——27日	皇五子和硕恒亲王允祺、皇八子多罗贝勒允禩、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禴、皇十五子允禩、皇十六子允祿、皇十七子允礼	巡幸畿甸
21	53年1月26日——2月15日	皇十二子固山贝子允禴、皇十五子允禩、皇十六子允祿	巡幸畿甸
22	54年2月4日——28日	皇十五子允禩、皇十六子允祿	巡幸畿甸
23	55年2月18日——3月9日	皇十二子固山贝子允禴、皇十六子允祿	巡幸畿甸
24	56年2月1日——18日	皇三子和硕诚亲王允祉、皇十五子允禩、皇十六子允祿	巡幸畿甸
25	58年2月2日——17日	皇三子和硕诚亲王允祉、皇九子固山贝子允禟、皇十五子允禩、皇十六子允祿、皇二十子允祐	巡幸畿甸

续表

序号	出巡日期	随驾皇子	巡幸内容
26	59 年 2 月 7 日——24 日	皇三子和硕诚亲王允祉、皇九子固山贝子允禟、皇十五子允禩、皇十六子允禄、皇二十子允祐	巡幸畿甸
27	61 年 1 月 22 日——2 月 21 日	皇三子和硕诚亲王允祉、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皇五子和硕恒亲王允祺、皇八子多罗贝勒允禩、皇九子固山贝子允禟、皇十子多罗敦郡王允禩、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五子允禩、皇十六子允禄、皇二十子允祐、皇二十一子允禧、皇二十二子允祐	巡幸畿甸

二十年代的三次巡幸畿甸，都是带领皇太子允礽一起出巡。皇太子是皇帝的接班人，带领太子巡幸，表明皇帝向天下人显示对未来皇帝的器重，为太子树立威望。允礽生于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次年十二月立为太子。康熙二十三年巡幸畿甸时，太子允礽时年 10 岁。康熙帝从小就重视对太子的教育，通过巡幸畿甸教育太子，令太子观政，也是康熙帝的目的之一。

康熙帝在巡幸畿甸中教育太子引起起居注官的重视。康熙二十四年（1685）二月三十日，第二次巡幸畿甸后，扈从起居注官常书、朱马泰记载道：

伏惟上巡行近畿，皇太子尝随侍，行动饮食，未尝暂离。上好诗书，出自天性，或御辇幄，或在行宫，手不释卷。上乘辇，皇太子在侧。上沿途观书，每至齐家治国、裨益身心之处，及经史诸子中疑难者，上必将意义本末善为诱掖，旁引曲喻，一一启发，教之通晓。皇太子心领神会，从容奏对。言词温雅清朗，即侍从近臣不谙文义者，经天语研究讨论明晰，亦皆忻然，不自知其手舞足蹈也。在行宫御前，几案周环，皆列图书，上或翻阅书史，或书大小字，或著文及作诗赋，常至夜分，为时甚久。皇太子在傍读书，未尝先寝。且天潢衍庆，圣子众多，上以成就德器，皆在自幼豫教，四五岁即令读书，教以彝常。是以诸皇子自五六岁，动止进退应对，皆合法度，俨若成人。皇上豫教之方，诚非古帝王所能见及也。至若皇太子随上所历，上必指示闾阎风俗，民生疾病，令周知稼穡之艰难。此即无逸作所之盛心，而勤俭保邦之至计，所以诒休未艾者远矣。^①

可知，在巡幸过程中，康熙帝随时随地教导皇太子，既有行进过程中的问答，也有行宫中的一起读书，书本知识之外，还教育皇太子“闾阎风俗，民生疾病，令周知稼穡之艰难”，培养皇太子勤政。起居注官还说康熙帝重视皇子教育，皇子的启蒙教育很早，四五岁即令读书，诸皇子自五六岁，动止进退应对已经合乎礼法。

康熙帝立太子后，允礽周围逐渐形成了以朝廷重臣索额图为首的太子党，而大学士明珠等人则与之对立。康熙二十七年（1688）康熙帝为了维护太子的地位，罢斥明珠。然而，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帝在亲征噶尔丹归途中生病，想念允礽，命其驰驿来见，允礽见到病中的皇父却无忧戚之意，康熙帝因此认为允礽决无忠爱君父之念，当即命其先回京师^②。

我们注意到，康熙从三十一年到三十三年连续巡幸畿甸，除了率领太子之外，还带了其他皇子。三十一年有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允禔、皇三子允祉，三十二年二月有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允禔、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皇八子允禩，三十三年二月有皇太子允礽、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新增随行皇子都是年龄最大的几位皇子，主要是皇长子允禔、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2 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293-1294 页。

^② 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3-15 页。

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说明康熙帝对于年龄最大的几位皇子的重视。但三十二年还带了比以上诸子年龄稍小的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皇八子允禩，推测这也是康熙帝让较为年长的皇子随行从而加以考察的想法。这样做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皇太子的显要地位。

康熙三十年代中后期有四次视察畿甸水利河工，则皆没有带领太子允礽。三十四年五月十一日——二十七日巡视新河及海口运道，命皇长子允禔、皇三子允祉随驾。随后因征剿噶尔丹，两年没有巡幸畿甸，三十七年开始恢复。四月二十九日巡幸漕河，阅视要儿渡等堤岸。命皇长子多罗直郡王允禔、皇三子多罗诚郡王允祉随驾。三十八年十月初十日——十四日巡视永定河堤，命皇长子多罗直郡王允禔、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禛、皇十三子胤祥随驾。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二月十八日巡视永定河，命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禛、皇七子多罗贝勒允祐、皇十三子胤祥随驾。这四次出巡随驾的皇子，皇长子多罗直郡王允禔三次、皇三子多罗诚郡王允祉二次、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禛二次、皇七子多罗贝勒允祐一次、皇十三子胤祥二次。康熙三十五、三十六年征剿噶尔丹，皇太子奉命留守，康熙帝对允礽行事不满，允礽由此失宠于皇父^①。康熙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年这三年皇帝不令允礽随驾或许与此有关。

不过康熙四十年代以及五十年代初的巡幸畿甸，则都令皇太子随驾。这期间八次出巡畿辅时随驾的皇子中，皇太子允礽随驾八次、皇长子多罗直郡王允禔二次、皇三子允祉一次、皇四子胤禛四次、皇五子允祺一次、皇七子允祐一次、皇八子允禩二次、皇九子允禟二次、皇十子多罗敦郡王允禩一次、皇十三子胤祥六次、皇十四子允禴三次、皇十五子允禩四次、皇十六子允禄四次、皇十八子允禟一次，可知皇太子允礽每次随驾，其次是皇十三子胤祥随驾六次，皇四子胤禛、皇十五子允禩、皇十六子允禄四次，位列第三，第四位是皇十四子允禴三次，皇长子多罗直郡王允禔、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都是二次，而一次者则有皇三子允祉、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皇十子多罗敦郡王允禩、皇十八子允禟。从康熙四十年到五十一年这十二年的历程来看，皇长子多罗直郡王允禔在四十一、四十五年两次随驾后，四十七年因魔咒太子被幽禁高墙。皇三子允祉在四十年代没有随驾一次，而五十一年再次出现。皇四子胤禛随驾次数分布较为均匀。四十年代后期，出现了皇八子多罗贝勒允禩、皇九子允禟、皇十四子允禴、皇十五子允禩、皇十六子允禄、皇十八子允禟诸子随驾，特别是年龄较小的皇十四子允禴、皇十五子允禩、皇十六子允禄、皇十八子允禟多次随驾，可能是出于康熙帝增加观察皇子的考虑。这期间皇太子允礽在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二日被废，翌年三月复立允礽为太子。这次废立太子并未影响到康熙帝命太子随驾巡幸畿甸。

皇十三子胤祥的随驾值得注意。胤祥从康熙三十八年到四十八年的11年间，皇父八次巡幸，次次随驾，可见皇父对他的重视与喜爱。然而此后仅有六十一年一次随驾，四十八年前后，随驾疏密程度判然有别。推测其因，在于他介入储位斗争，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被皇父“圈禁”、十一月“开释”^②，虽然翌年皇父巡幸畿甸仍令其随驾，但事实上胤祥已经失宠。

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再次废黜太子，从康熙五十二年到六十一年的八次巡幸畿甸，自然取消了允礽随驾。其他皇子随驾的情况是：皇三子和硕诚亲王允祉四次、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一次、皇五子和硕恒亲王允祺二次、皇八子多罗贝勒允禩二次、皇九子固山贝子允禟三次、皇十子多罗敦郡王允禩一次、皇十二子固山贝子允禴二次、皇十三子胤祥一次、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禴一次、皇十五子允禩七次、皇十六子允禄八次、皇十七子允礼一次、皇二十子允祐三次、皇二十一子允禧一次、皇二十二子允祜一次。其中皇十五子允禩七次、皇十六子允禄八次随驾是皇子中最多的，这两人在康熙四十年代后期以后随驾次数就不少。比他们小的皇子在康熙晚

^① 参见王思治主编《清朝通史·康熙朝》下，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615-616页。

^②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圈禁……十一月，上违和，皇三子同世宗皇帝、五皇子、八皇子、皇太子开释。”可见胤祥所犯罪过与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允禔相提并论。

年也被皇帝带着出巡。皇三子和硕诚亲王允祉四次也较多，特别是他随驾康熙帝出巡的是最后四次，显示出重要性。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禩随驾都是一次，康熙五十七年允禩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自然不可能太多随驾。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的一次随驾是在康熙六十一年的最后一次巡幸畿甸。五六十年代的巡幸畿甸，所带皇子呈现出较为多元的情形。

三、巡幸畿甸与治水河工

发源于太行山脉、燕山山脉的海河是畿辅地区最大的水系，上游有南运河、子牙河、清河、永定河、北运河5大支流，天津至河口段是海河的干流。海河水系夏季经常发洪水冲决堤坝，造成洪水泛滥，淹没田地、房屋。永定河原名无定河、浑河，尤以水患突出。康熙帝对于京畿地区的水患十分关心，经常视察，寻求解决的办法。早在康熙二十年视察雄县、霸州等地时，康熙帝便提出了修堤防止浑河水决的措施，此后康熙帝主持治理浑河，多次视察堤防。

康熙三十一年（1692），以河道渐次北移，永清、霸州、固安、文安时被水灾，用直隶巡抚郭世隆议，疏永清东北故道，使顺流归淀^①。随后康熙帝多次巡幸畿甸，布置治水^②。此后直到康熙四十年代中期，康熙帝一直有以视察治水为主的巡幸畿甸活动。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自十里铺乘舟往苑家口，中途登河堤阅览堤工，召直隶巡抚郭世隆，部署了增筑霸州所属苑家口迤西旧堤事宜，防止浑河泛溢南堤溃决而使大成、文安等处遭受水灾^③。

三十三年二三月间主要巡幸天津一带。在西沽谕大学士等：“朕巡视所至，见运河及浑河决口，民田淹没，甚为可悯。着直隶巡抚郭世隆、天津总兵官李镇鼎会同仓场侍郎常书，自通州至西沽两边堤岸，再自西沽至霸州决口宜修之处，阅视明白速行修筑。”^④二十日驻跸蔡家营，仓场侍郎常书等疏言：“臣等遵旨会看运河堤工，自通州至西沽地方共冲决李家口等五处应加修筑，白驹厂等五处堤势危险，亦应修理，其上桃花口、北龙潭口工程似属可缓。”康熙帝指示：“此所奏李家口等冲决五处、白驹厂等险堤五处及上桃花口等缓工二处，俱于运道民生关系紧要，当速加修筑。其需用钱粮，常书等已估计具奏，若另差官料理，必至逾期。即着直隶巡抚郭世隆亟行修筑，俾运道民生速有裨益。”^⑤

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二十五日，再次巡幸畿甸阅视河堤，启行驻跸通州崔家楼。谕工部尚书萨穆哈、仓场侍郎常书从陆路先至所筑新堤处，康熙帝乘舟往观，兼阅民田，“或新堤有应增修处即令缮治”^⑥。二十一日阅龙潭口新堤，二十二日阅化家口新堤，仓场侍郎常书奏称：“新堤凡十二处紧要者不过四五处，皇上若必加遍阅，时当溽暑，恐劳圣躬。”康熙帝说：“朕轸念小民，每罹水患，特为阅堤观稼而来。虽属烦劳，朕固忘倦。”康熙帝阅黄须口等处详视良久，谕常书等：“此处决口水势湍悍，堤虽坚固，中间犹觉稍低，可令增修，于前面另筑一小堤，以弱水势，大堤方保无虞耳。其八百户口、王家甫口、筐儿港口、白驹厂口等薄弱之处，咸令增修。”^⑦二十三日阅桃花口、永安口、李家口、信艾口、柳滩口等处新堤。谕常书等：“顷阅新堤一二处，尔等以前途新堤与此相同，请即回銮。朕以此处百姓困于水灾，恻然悯恤。所筑新堤，若不遍阅，朕心终未释然，故必周历览观方令回棹。今观新筑堤工甚属坚固，此地百姓可免数年

^① 《清史稿》卷128《河渠三》，第13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08页。

^② 参见丁进军《康熙与永定河》，《史学月刊》1987年第6期。

^③ 《清圣祖实录》卷158，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丁酉，第2册，第741页。

^④ 《清圣祖实录》卷162，康熙三十三年二月甲申，第2册，第774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162，康熙三十三年二月戊戌，第2册，第775页上。

^⑥ 《清圣祖实录》卷163，康熙三十三年五月丁巳，第2册，第783页下。

^⑦ 《清圣祖实录》卷163，康熙三十三年五月己未，第2册，第783页下-783页上。

水灾矣。”^①

三十四年五月十一日——二十七日巡视新河及海口运道，启行至通州崔家楼登舟，十二日御舟泊通州合合站，十三日御舟泊武清县北蔡村。十四日阅窦家口堤岸，康熙帝以应加增筑处指示巡抚沈朝聘、总兵李镇鼎等，御舟泊武清县天齐庙。十五日御舟泊静海县白塘口，十六日御舟泊大沽。十七日阅视海口，命于其处立海神庙，御舟泊沧州邓善沽。二十五日御舟泊香河县扳罾口，准予直隶巡抚沈朝聘请开浚献县完固口及霸州栲栳圈旧河。

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巡幸漕河，阅视要儿渡等堤岸。五月初一日，康熙帝巡视武清县堤岸。众民跪叩奏：“要儿渡地方，自蒙皇上修筑，迄今永无水患。此处堤岸正当水势冲射，请于堤岸之外另筑一堤。”康熙帝认为：“此堤岸之外若另作一堤，尔等田亩岂不多致占废。”众民奏称：“原非一家田亩，即稍入堤内，于小民亦无大损。倘河水一决，其患更甚。”康熙帝指出：“转盼间雨潦将届，今岁不及修筑，暂立木桩，坚护堤岸另开小河以泄水势，今岁田亩可以无虞。俟明春雨水前另筑重堤，尔等田庐、俱得安固矣。”^②

三十七年治理了永定河。当时“以保定以南诸水与浑水汇流，势不能容，时有泛滥，圣祖临视。巡抚于成龙疏筑兼施，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迳固安北十里铺、永清东南朱家庄，会东安狼城河，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达西沽入海，浚河百四十五里，筑南北堤百八十馀里，赐名永定。自是浑流改注东北，无迁徙者垂四十年。”^③

三十八年十月初十日——十四日巡视永定河堤。临行前的十月初七日，直隶巡抚李光地、原任河道总督王新命等将修永定河折子呈览^④，康熙帝了解了基本情况。这次出行则是实地调查指示河工。至高陵地方，谕原任河道总督王新命等：“此河当水大之时，甚是湍急，此堤断不能阻遏，必须修挑水坝始为有益。”康熙帝阅芦沟桥以南河工，谕王新命等：“此河性本无定，溜急易淤。沙既淤则河身垫高，必致浅隘，因此泛溢横决，沿河州县居民常罹其灾。今欲治之，务使河身深而且狭，束水使流，藉其奔注迅下之势，则河底自然刷深，顺道安流，不致泛滥。今朕遍观两岸，将紧要应修处逐一详审。尔等务期次第修筑，遵谕而行。”^⑤ 驻跸赵家营。十一日阅北蔡村、夏庄村南蔡村等处，谕王新命等：“于此三处，从上流作挑水坝，不必过长。长则大溜为其所逼，对岸淤处，略加挑浚，水即泻入直流矣。着俟明春兴工。”^⑥ 驻跸支子营。十二日巡视霸州河堤，居民跪迎道左。康熙帝对百姓说：“朕不辞寒冷来巡河堤，特欲拯救尔等耳。”居民叩谢。康熙帝阅南格驿、曹家务、郭家务等处旧河口。谕王新命等：“此旧河口，着修一长钉头坝堵塞之，若留此口，水得灌入，则河即为其所夺矣。旧河近堤汕塌者着加帮增筑。”^⑦ 康熙帝至郭家务村南大堤，以豹尾枪立表于冰上，亲用仪器测验。谕王新命等：“测验此处河内淤垫，较堤外略高，是以冰冻直至堤边。以此观之，下流出口之处，其淤高必甚于此。如此壅滞安能畅流，此等堤工卑矮可虞，若不预行修筑，明春水发，难以堵御。必自今冬下埽，加帮增高，不可取近堤之土。若取土成沟，水流沟内，有伤堤根。”驻跸冰窖地方，谕直隶巡抚李光地等：“永定河自郭家务以下，河身淤高，若挑淤作河，恐虚费钱粮，无益于事。且堤内之地较河身最洼，若将南岸之堤作北岸之堤，前挑窄河，筑高大之堤，逼河南移，方属有益。这挑河筑堤或修石堤之处，李光地、王新命、同分司朝琦估计，仍将挑浚旧河之处亦并估计。”寻直隶巡抚李光地等奏：“臣等遵旨会查，自郭家务至堤尽处共长七千七百四十丈，应挑河面宽十五丈、底宽八丈、

^① 《清圣祖实录》卷 163，康熙三十三年五月庚申，第 2 册，第 784 页上。

^② 《清圣祖实录》卷 188，康熙三十七年五月甲戌，第 2 册，第 1001 页上。

^③ 《清史稿》卷 128 《河渠三》，第 13 册，第 3809 页。

^④ 《清圣祖实录》卷 195，康熙三十八年十月辛巳，第 2 册，第 1062 页下。

^⑤ 《清圣祖实录》卷 195，康熙三十八年十月甲戌，第 2 册，第 1061 页。

^⑥ 《清圣祖实录》卷 195，康熙三十八年十月乙亥，第 2 册，第 1061 页下。

^⑦ 《清圣祖实录》卷 195，康熙三十八年十月丙子，第 2 册，第 1061 页下-1062 页上。

深一丈，筑南岸新堤，底宽六丈、顶宽二丈、高一丈二尺。”^① 从之。十三日回銮，阅张家庄、北格驿、石佛寺等处堤工。谕王新命等：“拦截淤滩，下埽时必斟酌恰当，倘稍有参差，则水不入而功徒费矣。”^② 驻跸葛家屯。十四日阅庄户村、求贤庄等处堤工。谕王新命等：“此河倘有滩涨冲刷之处，俱须下埽，至南岸夏庄水溢之处与旧河相近，关系紧要，令预备物料，于挑汛未发之前敬慎坚修。”帝阅赵村新开河，谕王新命等曰：“此处囤装碇石稍低，着再加使高。”^③ 十七日直隶巡抚李光地、原任河道总督王新命等，将修永定河折子呈览。帝问：“尔等意欲如何。”王新命奏：“欲于南面遥堤之内修治，若向外面修治，恐有碍居民村庄。”帝曰：“若遥堤之内修治，俱是沙地，倘更壅淤，则低洼村庄尽在沙中矣。今永定河郭家务以下，壅淤已高出七八尺，若掘毕方浚河身，不但多需工力，必致岁岁壅淤。南堤之南，地最洼下，若随其洼下浚治，于掘出之土，即行钉桩筑堤坚固，则修理最易。抑且北堤三层于河更属有益，尔等修理时，可将河口修窄，渐次放宽，于两边筑堤使高大，则水势迅急，沙自不至于停住矣。若遇村庄相近处，宜详视妥当，委曲远移，或砌之以石，与村居无碍，始行修理。俟新修河工告竣，朕亲临视，开放河水。”^④

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二月十八日巡视永定河，二月初一日，阅化家口拦河坝。谕监修内阁学士范承烈：“化家口拦河坝之南筑一月牙坝，坝基须用排桩芦埽，庶于旧堤有益。至于旧河下流之口亦须堵塞，若不堵塞，则水涨之时必致倒灌，有损河道。”^⑤ 御舟泊武清县十百户地方。初二日御舟泊武清县蔡村，谕工部尚书萨穆哈：“观娶儿渡之东被水冲刷，深为可虞，若不预筑挑水坝必致溃决。着备桩埽等物，朕即亲临指示修筑。”^⑥ 初三日阅涯尔港冲决之处。谕工部尚书萨穆哈：“今从冲决处挑浚新河，直抵南河，着修筑重堤。河身须深一丈、宽或十丈、或二十丈，酌量开浚。旧河故道不必堵塞，水涨时听其两支分流，其迤东转湾处筑一挑水坝，高五尺，以御激冲，甚有裨益。再续修一顺水坝，此等若待赔修，必致迟延。着动正项钱粮，派出贤能司官、笔帖式、监修催趱，限于四月内告成。”^⑦ 初七日乘舟至静海县东，阅子牙河堤。问河道分司朝琦：“此河从何处开浚。”朝琦奏：“从闫留二庄之间，开浚四十里，两岸筑堤，导水入三角淀。”帝称：“此河一开，水势尽向东流，不由故道，恐有妨于运河也。”^⑧ 初八日阅子牙河毕。回舟复驻王庆坨，命侍卫海青传谕巡抚李光地：“新开子牙河与运河逼近，今若从东堤闫留二庄之间另开一河，分流导入三角淀，则逼运河愈近。倘水势泛溢，致损运河堤岸，深为可虞。朕视王家口出水之处并无壅塞，于见开河处或应建闸、或应筑坝之处，尔等绘图进览。”^⑨ 初九日御舟泊霸州堂二铺。初十日谕巡抚李光地等：“闫留二庄之间，可建一石闸，水大时酌量开闸减泄，水小时闭闸，仍由王家口旧河，令直流出，则水势不致尽行旁泻，漕运民田皆有裨益矣。”往阅永定河修筑之处。又问李光地等：“开此河，水尽向东流，恐有妨于运道。”李光地等奏：“此闸即令巡道刘德芳监筑，多用石板，务期坚固。”康熙帝指示：“修筑方略皆朕亲行指授，若事有参差，俱在朕躬。尔其尽心修理，勿怀疑惧。以朕观之，永定河下流自三圣口，开至柳岔，无有善于此者。”^⑩ 于是减扈从大臣侍卫乘小舟往阅郎城、柳岔等处，遇水浅舟不能进，改御小艇，尽留诸大臣侍卫止率数人前往，指授河道，应从何处修筑方略，逐一明训河工诸臣。御舟泊霸州苑家口。

^① 《清圣祖实录》卷195，康熙三十八年十月丙子，第2册，第1062页上。

^② 《清圣祖实录》卷195，康熙三十八年十月丁丑，第2册，第1062页上。

^③ 《清圣祖实录》卷195，康熙三十八年十月戊寅，第2册，第1062页。

^④ 《清圣祖实录》卷195，康熙三十八年十月辛巳，第2册，第1062页下-1603页上。

^⑤ 《清圣祖实录》卷197，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乙丑，第3册，第3页下。

^⑥ 《清圣祖实录》卷197，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丙寅，第3册，第3页下-4页上。

^⑦ 《清圣祖实录》卷197，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丁卯，第3册，第4页上。

^⑧ 《清圣祖实录》卷197，康熙三十九年二月壬申，第3册，第5页上。

^⑨ 《清圣祖实录》卷197，康熙三十九年二月壬申，第3册，第5页上。

^⑩ 《清圣祖实录》卷197，康熙三十九年二月甲戌，第3册，第5页。

十一日谕大学士等：“朕往阅永定河，见河上诸员深属不堪，彼等并无知晓，每引朕至浅处，舟淤难行。问之土民亦不明奏，后发严旨以惧之，始引前行。及至阅看，工程甚易，并无难处。因朕指示周详，河工诸臣方悟而大悦，朕御小艇入郎城等淀淤浅之处，遍视之，则河之当移于柳岔也，益无疑矣。郎城之河全被沙淤而垫高，至来年可耕为田，而欲于此处出水，直强之耳。水口所关重大，若非亲临目击，可轻断乎？治河大臣畏缩不前，反再三陈奏，以为不可行者，今复何辞！”又谕：“郎城之遥堤甚有用，清水浑水俱以此当之，新河开毕，着即完工。南北两岸遥堤完工之后，交地方官各自分守，稍有损坏处，用民夫补修。着传谕直隶巡抚李光地，朕将于四月来临，且不时遣人察视，尔等敬慎毋忽。”又阅郭家务以下被淤卑矮堤工，并颁谕：“水长则新开之河可虞，尔等会同王新命作何酌量，再行加帮增高。着公阅议奏。”^①该年“命河督王新命开新河，改南岸为北岸，南岸接筑西堤，自郭家务起，北岸接筑东堤，自何麻子营起，均至柳岔口止”^②。

四十年（1701）二月初一日，巡幸畿甸，初四日阅视永定河至清凉寺决口。谕直隶巡抚李光地：“此河今岁务必完工，尔等可勉力为之。”^③十六日阅子牙河，十八日阅柳岔口，登新筑堤，谕李光地等：“永定河每年当水涸之时，河道既枯，必至淤平，此甚难治。朕思得一善策，倘得引入清水，以冲刷浊水之河底，则水自深矣。”^④十九日御舟泊武清县河西务。先是直隶巡抚李光地疏参王新命等修河钱粮并无着落，帝命内阁学士法良、吏部侍郎徐秉义同往察核，至是法良等覆奏察勘永定河、挑挖新河工程钱粮不清，王新命朦混亏空。帝命将王新命、白硕色等拿付吏刑工三部严加议处。三月三十日直隶巡抚李光地奏请修筑永定河工，康熙帝批准“动正项钱粮及雨水未至时速行修筑”^⑤。

四月二十日——二十七日巡视永定河，二十一日阅竹络坝河道，谕直隶巡抚李光地等：“此莽牛河出水之口，亦宜下埽防之。隆冬冰结之时，莽牛河口着照常开泄，清水流于冰下则水为冰所逼向下冲刷，河底自然愈深。”又阅新修石堤，谕称：“朕修此石堤，特欲其坚而更坚之意，如此则河水断不复归旧河，此地黎民亦可安枕矣。”又阅竹络坝迤东河道大湾，谕曰：“此地正当顶冲，甚为危险。现今此处续修石堤尚未兴工，着速取南方运来杉木即下排桩及埽坚固修筑。”又谕：“观新挑河道，水流既直出柳岔口，亦顺河岸较前甚高，而河亦深，此皆被莽牛河水冲刷之故。阅其地势，南岸最为紧要，故将应行坚修诸处，详行指示，尔等勿谓已成而遂忽之。”^⑥

十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初一日阅永定河，二十六日临阅齐苏勒等所勘薛家庄拟筑减水坝之处。谕大学士等：“此处迎溜顶冲，若筑减水石坝，遇水涨时石坝虽不妨，而两边土坝可虞。见在河势，南岸露出矶嘴，北边暗被冲刷，今已近北岸矣。朕向巡幸西塞之外，见黄河一边露出矶嘴，则一边必然冲刷，水性原如此，朕故知之，此处断不可筑减水坝也。”^⑦因问之土民，都说三十年前河流原近南岸，众皆惊服。驻跸顿邱。二十七日阅视筐尔港堤工，谕大学士等：“昨日踏勘之处，迎溜顶冲，彼处若筑减水坝甚为可虞，倘水发时冲刷其东，则所筑减水坝反在河中，徒费人工矣。其杨村以南河岸离堤虽远，而相其地势亦难修筑，此筐尔港近处有矶嘴与河堤相去不远，且河路又直通旧河，取道甚顺。况东边原因修筑坚固，屡经大水并无妨碍，此处修筑减水坝甚好。若虑顶冲，当于东边酌量修筑数处挑水坝，以分水势。”^⑧

^① 《清圣祖实录》卷197，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乙亥，第3册，第5页下-6页上。

^② 《清史稿》卷128《河渠三》，第13册，第3809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203，康熙四十年正月辛酉，第3册，第71页上。

^④ 《清圣祖实录》卷203，康熙四十年二月丙子，第3册，第73页上。

^⑤ 《清圣祖实录》卷203，康熙四十年正月戊午，第3册，第70页下。

^⑥ 《清圣祖实录》卷204，康熙四十年四月戊寅，第3册，第81页上。

^⑦ 《清圣祖实录》卷217，康熙四十三年十月癸巳，第3册，第201页上。

^⑧ 《清圣祖实录》卷217，康熙四十三年十月甲午，第3册，第201页上。

四十五年（1706）二月初四日——二十五日巡幸畿甸，十八日御舟泊霸州崔家庄，帝率近御侍卫等乘舟往阅静海县东子牙河堤。

四十七年二月十七日——三月初九日巡幸畿甸，至霸州苑家口登舟，视察任邱县、新安县等处河工，返回苑家口，登岸回京。随驾的直隶巡抚赵弘燮被皇帝命令查勘苑家口南北两岸堤工，赵弘燮将堤岸逐段查勘，随即报告了霸州南北堤、高阳县唐堤、安州冯村堤起至新安县各州县应加帮堤工，通共一万三千六百一十九丈零；安州段村、冯村与霸州台山平口等五村，并信安堤岸，择其单薄卑矮者酌量封修。再苏家桥保定县一带，排桩五段，内有朽坏者，亦另换新桩。至加帮堤工土方桩木人夫等项目，估计约需银六千余两。康熙帝指示：“工程不大，依尔等所议。但大雨前完工才好。”^① 赵弘燮捐修苑家口等处堤工，于四月二十八九等日完工^②。

四十八年二月初八日——二十七日巡幸畿甸，水上考察路线与上一年度基本相同。事后赵弘燮说：“臣查永定河堤为霸、保、大等处百万生民保障，荷蒙皇上特发币金，亲历河干指授方略，始克告成。”^③ 在康熙帝的督促下，地方官尽心于河工事务，河堤得以维护。

康熙五十年代以后巡幸畿甸仍然不时关心水利工程。

五十年（1711）正月二十四日——二月十三日巡视通州河堤，初八日自和韶屯乘舟，往阅匡儿港减水坝。谕监修河工主事牛钮：“引河前崖应建一挑水坝，减水坝之前亦建一挑水坝，或长三丈，或长四丈，其高应与旧挑水坝相等。”^④ 初九日又谕牛钮：“三里浅之二挑水坝偏在上流，朕已钉桩，于钉桩处再添一挑水坝，或长三丈，或长四丈，高与堤相等。”^⑤

五十四年二月四日——二十八日巡幸畿甸，二十四日康熙帝至河西务阅新挑河堤岸所筑拦水坝、挑水坝、鸡嘴坝，谕监修郎中牛扭：“修筑甚坚固，但堤岸略抵，两岸所立月堤标竿甚好，即依此修筑，其坍塌处，亦照旧修理。又新挑河内挑水坝三处，亦应修筑。”^⑥

六十一年（1722）正月二十二日——二月二十一日巡幸畿甸，二月初四日御舟泊段村。直隶总督赵弘燮疏报：“正月二十三日长垣县常村集堤外有浊水从西南而来，高二三尺不等。臣随飞饬大名道带领河官加意防护外，并委员星速前往，查看发水源头。”康熙帝指示，据奏从直隶长垣县上流之水，泄入盐河水道，疏浚深通以备决水骤至，易于归海。着行文河南巡抚杨宗义，将冲决之处速加堵筑。命副都御史牛钮驰驿速往长垣等处看视水形^⑦。

康熙帝巡幸畿辅，就有关河工问题，与前后两任直隶巡抚李光地^⑧、赵弘燮有较好的互动，在李光地、赵弘燮的协助下，治理永定河，修筑堤坝，解决畿甸水患，保证了民生。赵弘燮说：“永定河蒙皇上指授方略，发帑疏治，设立分司等员，以资保障，奠安兆姓，为从古帝王所莫及。”^⑨

四、水围与直隶巡抚随驾

巡幸畿甸，水路也是重要的路程。康熙帝巡幸畿甸从三十年代起，增加了乘船的水路之行，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08号《直隶巡抚赵弘燮奏为遵旨查勘霸州苑家口等处堤岸事折》，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具折，第1册，第866-871页，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55号《直隶巡抚赵弘燮奏报苑家口堤口完工并请安折》，康熙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具折，第2册，第47页。

③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547号《直隶巡抚赵弘燮奏报永定河漫溢堤工完工日期折》，康熙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具折，第2册，第561页。

④ 《清圣祖实录》卷245，康熙五十年二月丁卯，第3册，第430页下。

⑤ 《清圣祖实录》卷245，康熙五十年二月戊辰，第3册，第430页下。

⑥ 《清圣祖实录》卷262，康熙五十四年二月辛卯，第3册，第582页上。

⑦ 《清圣祖实录》卷296，康熙六十一年二月己未，第3册，第871页下。

⑧ 王思治：《直隶巡抚李光地治理永定河》，收入国家清史纂修小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清史镜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77-82页。

⑨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064号《直隶巡抚赵弘燮奏报永定河南岸已经安澜情形折》，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初三日具折，第4册，第78页。

三十二年（1693）二月二十二日路行至十里铺，乘舟往苑家口考察堤工。三十四年五月十一日启行至通州崔家楼登舟，沿水路直到天津海口，返回至通州石坝上岸陆行回宫。三十七年御舟往返均在通州崔家楼。三十九年自通州登舟，回苑家口登岸陆行。四十年自霸州苑家口登舟，返回通州。四十五年自雄县孟良营登舟，考察后泊武清县上发村登岸。四十七年巡幸畿甸登舟、上岸都是在霸州苑家口，而且中途停泊地主要是任邱县赵北口、新安县郭里口、新安县段村、新安县泉头村，这些地方在四十年的巡幸畿甸中就是主要泊舟处，四十七年以后的巡幸畿甸舟行起程地、上岸处为苑家口或赵北口以及中途停泊地方赵北口、郭里（李）口、段（端）村、泉（圈）头村，与此略同，大致固定下来。康熙帝经常驻跸、停泊之地一般建有行宫，赵北口、郭里口、段村、泉头的行宫就比较有名，这些行宫为水围提供了便利。

水围，即水上行围也是康熙帝巡视畿甸的活动之一。本来康熙帝经常是在南苑行围后巡幸畿甸。在头二十几年的巡幸中我们还很难看到关于水围的记载，但在康熙四十年代中期以后，有关记载增加。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巡幸，一路上率诸皇子及善射并善中人员射，并将以水凫野鹜赐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副都统、护军参领、护军校、执事人员、护军等^①。康熙六十一年最后一次巡幸畿甸，时人记载说是“讲春蒐”，并指出：“在京师之南，有东西二淀，上水猎处。”^②可见人们把春蒐水猎作为巡幸畿甸的主要内容了。

值得注意的是，赵弘燮于康熙四十五年任直隶巡抚，他与康熙帝关系十分密切，巡幸畿甸时常随驾，在奏折中留下了不少相关记载。如水围用船问题，康熙四十七年赵弘燮奏称：“向来恭迎皇上行幸水围，船只俱系仓场总督豫备料理，内有普拉小船八十只，臣檄行地方官雇觅，亦交督臣分派，其纤夫号衣等项系臣衙门檄行地方官豫备，成例已久，并无迟误。”^③由仓场总督与直隶巡抚承担船只与纤夫号衣等。四十八年巡幸畿甸，据赵弘燮说二月十六日，皇帝行幸水围。他“在海子迎驾，跪瞻天颜，自旱围以及水围往回二十余日”^④。可见水围与旱围是相对的，一在水上，一在陆上。康熙帝无论是旱围还是水围，都有高超的射猎技艺。赵弘燮记载，五十年“于正月二十四日跪迎圣驾，即蒙召见，天语和煦，蔼如家人父子。随侍水围，见飞禽难弋之物，皇上枪发应手即得；随侍旱围，见走兔狡脱之物，皇上箭发一无能遁，侍射鹄子百发百中。”^⑤康熙帝可谓神射手。水围时也注意安全、保卫，赵弘燮说“围场外理宜肃清，委员巡查”^⑥。

水上射猎与陆上围猎一样发挥着练武的作用，同时赏赐臣下猎物也密切了君臣关系。当时直隶水淀分东西两淀，西淀（即白洋淀）水面广阔，是康熙帝水围首选的地方。康熙帝的《船猎》一诗描绘了君臣水围同乐的情景：“万人齐指处，一鸟落晴空。携琴鼓櫂返，乐与大臣同。”^⑦五十二年（1713）二月初七日赵弘燮在卢沟桥迎驾扈从，由水围随至海子共二十日，日赐克食二次，并蒙召对，又于赵北口水围中赐克食，更蒙皇帝将御射之兔赐其一只。他受宠若惊，说：“淀内承第恩更属非常之遇，围中赐兔尤为逾分之荣。”又于二月二十六日随驾至海子，目睹康熙帝一连亲杀四虎，感慨“自古帝王无比神威圣武”^⑧。海子即南苑，是行围之所，而“淀内”，

① 《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1941-1942页。

② 萧奭（龄）：《永宪录》卷1，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10页。

③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93号《直隶巡抚赵弘燮奏为巡幸用船仍请遵例由督臣料理折》，康熙四十七年二月初十日具折，第1册，第817页。

④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456号《直隶巡抚赵弘燮奏为恭祈少节烦劳以养太和折》，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具折，第2册，第332页。

⑤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08号《直隶巡抚赵弘燮奏谢得蒙召见并屡赐食物折》，康熙五十年二月十五日具折，第3册，第288-289页。

⑥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10号《直隶巡抚赵弘燮奏为围场盘获叩阍之人请加密查折》，康熙五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具折，第3册，第296页。

⑦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三一，第348册，第261页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

⑧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294号《直隶巡抚赵弘燮奏谢蒙恩召对并亲赐御马食物折》，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初一日具折，第4册，第710-714页。

即西淀。五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赵弘燮在芦沟桥迎銮辂，随驾巡幸，见皇帝“水淀行围，春郊射猎”^①，这种水围与郊射，也称为“春巡及打水围”^②。五十六年二月赵弘燮随驾水围，得到了康熙帝歌咏白洋淀的诗歌与对联，他在奏折中说：初十日御制《风阻驻跸白洋湖》诗一首：“平波数顷似江声，风阻湖边一日程。可笑当年巡幸远，依稀吴越列行营。”又御书：“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③。

水围时也伴随着行政活动，如实地考察。五十五年（1716）十月初一日，康熙帝说：“即水田一事，亦不可行，朕当日水围时，见霸州一带水田所栽稻苗，寥寥数茎。”^④ 水围不忘考察农业。更重要的是水围时与大臣一起交谈、互动，前面谈到的赵弘燮经常随驾巡幸，其中就有水围时君臣交换信息、密切感情的事情。随驾的还有直隶巡抚以下的其他官员，其他省份的官员也时有随驾或到行在接受皇帝接见。如康熙五十二年，山西巡抚苏克济“前往京城叩拜主子，随水围抵端村地方”^⑤。二月十六日请求山西常平仓捐纳，被皇帝否定。

康熙帝的水围受到皇孙乾隆帝的高度评价与效法。乾隆帝的御制诗，不少是他效法皇祖巡幸畿甸的，其中的诗序、注解留下了有关康熙帝水围的信息。如《赵北口水围》诗序说：“皇祖时每于仲春举行，盖畿南之水皆汇此，俾有淀以受之则不溢而为灾，且以习舟行饬武备，意深远也。”^⑥ 将水围视为整饬武备的行为。《白洋淀水围》诗中写道：“远碧极空明，风恬镜影平。鸿鵠排叶舫，齐止视虞旌。水猎方山猎，欢声发棹声。合围徐俟际，五字适因成。皇祖修春猎，端因重武功。”进一步申述水猎与山猎构成的春猎是为了重武功。《水村杂咏》的夹注说：“康熙年间皇祖岁行水围于此，因周视地界而免其租赋，一以习武，一以为畿南潴水之区，圣人之意盖深远矣。”^⑦ 《水围六首》的夹注记载：“水围古无此制盖我圣祖创为之。”^⑧ 乾隆帝将康熙帝的水围作为习武的家法来认识。

余 论

依据我们对《清圣祖实录》的资料统计，康熙帝巡幸畿甸27次，其中包括标明“巡幸畿甸”的19次和未明确标明的9次。《清圣祖实录》首次标明“巡幸畿甸”是在康熙二十三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年份。康熙朝起居注官说：“恭惟皇上御极之二十有三年，岁在甲子。运启上元，薄海内外清和咸理，四民乐业，万方来庭……古者省方设教，自三代以下鲜有能行之者。皇上斥封禅之具文，行时巡之实政，发德音，下明诏，蠲租赋，减刑狱，祛烦涤苛，仁恩普被……是皇上以勤民问俗，大赉于四海也。”^⑨ 这就是康熙二十三年的所谓“南巡”。其实清朝的首个甲子年正值“一统天下”不久，“运启上元”，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南巡起因于泰山巡狩的东巡^⑩。因此《清圣祖实录》首次在二十三年记载“巡幸畿甸”，也就具有政治象征性，其标志即皇子随驾出巡。

皇子随驾巡幸畿甸，便于皇帝教育皇子，使皇子了解社会，观摩皇父处理政事，属于清朝标榜勤政爱民政治的一部分。不同时期的皇子随驾，也有着不同的意义。最初是太子允礽随驾，突出未来的皇位继承者，接着增加了年长的皇子，如皇长子允禔、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等，再

①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530号，第5册，第436页。

②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001号，康熙五十五年二月二日赵弘燮具折，第6册，第800页。

③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341号，第7册，第717页。

④ 《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316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113号《山西巡抚苏克济奏请开常平仓捐纳折》，康熙五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具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51页。

⑥ 乾隆《御制诗集》二集卷2。

⑦ 以上二诗均出自乾隆《御制诗集》二集卷16。

⑧ 乾隆《御制诗集》二集卷39。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274页。

⑩ 常建华：《新纪元：康熙帝首次南巡起因泰山巡狩说》，《文史哲》2010年第2期。

后又增加了较为年幼的皇子。当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允禔失宠后，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以及皇十五子允禩、皇十六子允禄都多次随驾，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允禵随驾也较多。

康熙帝巡幸畿甸绝不是仅仅重视皇子随驾的形式，还有着充实的内容，包括治理水患。康熙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的巡幸畿甸主要是为了治理海河水系洪水泛滥问题，筑造了众多堤坝，有效减轻了水患，永定河的治理就是成功的事例。康熙帝指示治水筑堤是建立在运用专门知识的基础上，对症下药，解决实际问题。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针对筑坝问题，康熙帝至河西务登岸，谕牛钮：“挖河不碍村落方善，若从此挖去恐于村落有碍，因步行二里许。”指示：此沙地着挖河，宽十丈，长四百七十余丈。平坦处深四五尺，高阜处或七八九尺不等，其河湾处着建二小挑水坝，挖河之土即置两边，对新河上口、旧河下流，着建两挑水坝。一长二十丈，一长十丈，其高与岸相等。“于是取仪器插地上，令将豹尾枪纵横竖立。帝亲视仪器，定方向，命诸皇子大臣等分钉桩木，以纪丈量之处。又于尾处立黄盖以为标准，取方仪盘置于膝上，以尺度量，用针画记，朱笔点之。算毕，令从尾处丈量，至所插仪器处，其丈尺与所算之数些微不爽。”因谕诸皇子、大臣等：“用此可以测量天地，推算日月交食，至此等微事，算之甚易。”因令大学士温达等及直隶巡抚赵弘燮至前，谕赵弘燮：“尔为巡抚，丈量田地，不可不知，朕将大概示尔知之。于是量绳二丈，以五尺各为一面，按定四角，指示曰：辟如此一区，四面各称，丈量之亩数，俱与绳数相符。但地有犬牙相入，势不能如此丈量者，则丈量之人，必任意折丈欺诳。有破此弊之法，惟从中横量一绳，而亩数即出，彼技无所施矣。丈量田地关系甚大，天下隐匿田地亦不少，但不可搜剔耳。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被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凡有推算，七九之奇数不能尽悉，十二二十四之偶数，方能尽之。此皆体象十二时二十四气也。”复取矢画地作数圈，示诸皇子大臣说：“此即定位之理，虽千万品类不能出此，今凡物若干，几人应得若干之数，用此顷刻可得。即推而至于声音之高下，亦可测而知也。”^①

视察畿辅期间指导工作。直隶巡抚李光地晚年回忆：“在巡抚任时，自念邦畿重大繁剧之区，以臣菲材必难称职。幸奉皇上每岁巡省郊圻，必使臣瞻觐天颜，曲垂教诲。凡地方兴革事宜，一一皆有成命，可以祇遵。”^②虽然此言有歌功颂德的成分，但康熙帝巡幸期间直隶巡抚往往陪同，得以听从皇帝直接的指示也是实情。接任李光地的赵弘燮也说：“永定河自古难治，蒙我皇上指授方略，发帑修筑，臣时刻殚心，以期仰副圣怀，奉命抚直六载以来，每当三汛之时，必委员逐一查验。”^③将治河的成功归功于皇帝的指导。

治河也不忘吏治。康熙三十八年（1699）巡视永定河堤，谕王新命等：“官不清则为民害，水不清亦无利于民，天下之浊者皆如此也，不清之官朕有法以正之，不清之水朕有策以治之。”^④将治水与治官并列论之，要求为官要清。四十五年（1706）往阅静海县东子牙河堤，谕大学士等：“侍郎阿玺泰派修马家口堤工，竟不在工所，又不候驾于减水坝，殊不称职，着革去侍郎，仍在河上效力。”^⑤惩治了修筑堤坝不尽力的高级官员。

水上行围也是康熙帝巡视畿甸的重要活动，这是一种围猎与娱乐结合的形式，通过官员随驾，密切了君臣关系，也得以了解地方事宜。乾隆帝高度重视这种习武活动。

治理永定河也为南巡治理黄河积累了经验。因此，康熙帝巡幸畿甸也的确是“行时巡之实政”，是康熙多种巡幸类别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清圣祖实录》卷 245，康熙五十年二月戊辰，第 3 册，第 431 页。

^②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930 号《大学士李光地奏为残疾加剧并父母尚待合祔请准修致折》，康熙五十年九月初二日具折，第 3 册，第 724 页。

^③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997 号《直隶巡抚赵弘燮奏为府县交讦并请拣补北岸同知员缺折》，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具折，第 3 册，第 901 页。

^④ 《清圣祖实录》卷 195，康熙三十八年十月乙亥，第 2 册，第 1061 页下。

^⑤ 《清圣祖实录》卷 224，康熙四十五年二月辛亥，第 3 册，第 252 页下-253 页上。

京师附近的畿甸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国家，巡幸畿甸就具有了显示统治方式、表明拥有国家的意义。康熙帝巡幸畿甸意在表达清朝勤政爱民、重视农业、关心民生的政治特色，从而塑造了康熙帝忧国忧民的光辉形象。

(责任编辑：陈炜祺)

Capital Surroundings: Study on Emperor Kangxi's Inspection Tour to *Jidian*

Chang Jianhua

Abstract: In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Kangxi Period* Kangxi first gone on an inspection tour to *Jidian* in 1684 which sign was that the Kangxi accompanied by the prince. In the book the inspection tour to *Jifu* have 27 records and the inspection to *Jidian* have 19 records. 1684 was the first jiazi year after the unify in the Qing Dynasty indicating the begin of the new area. The first recording of the inspection tour to *Jidian* had the political symbolism. Accompanied by the sons the emperor could easier to teach his sons. And the prince could understand the society, inspect and learn how the emperor manage the government affairs.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the accompaniment had the different meaning. At first the crown prince accompaniment was to project the throne successor. Then the older prince and the young price began to accompany. The inspection tour to *Jidian* had full content including administering the flood of Haihe river system, building many dams to mitigate flood. *Shuiwei* 水围 including hunting and entertainment were also the content of the inspection tour. The inspection tour to *Jidian* was to convey the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emperor was diligent and conscious in serving the people an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agricultur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So Kangxi was portrayed as the emperor concerned about his county and people.

Keywords: Emperor Kangxi; Inspection Tour to *Jidian*; Prince of Emperor Kangxi; Harness *Yongding* River; *Shuiwei*; Zhao Hongxie